



电影文学剧本

分界线上的乡村

李 黎 著

甘 露 译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72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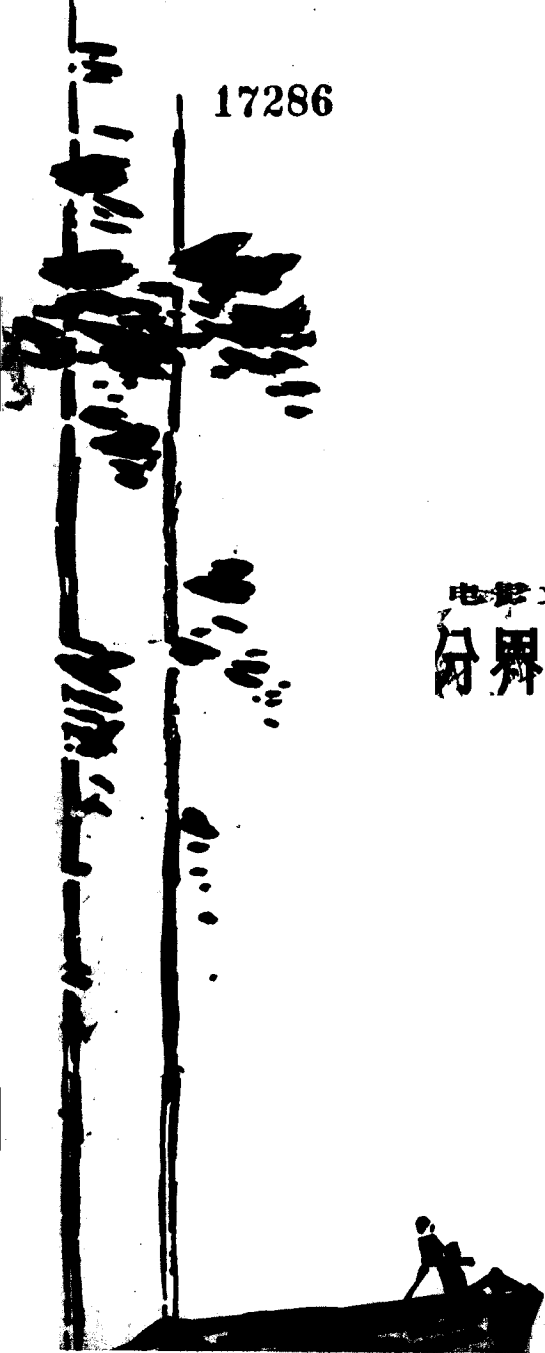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文学剧本
分界线上的乡村

〔朝鲜〕李智勇

甘章贞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

티 지 용
분계선 마을에서

据《朝鲜文学》1962年3月号译出

分界线上的乡村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单含藏寺12号)
新华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2 $\frac{3}{4}$ 插页2 字数:46,000
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21,500册

统一书号:10061·216

定价:0.33元

內 容 說 明

在分界綫附近的农业社里，人們正忙着春耕生产，修渠筑坝，为建設好社会主义祖国，从南部国土赶走美帝国主义强盜，实现祖国的和平統一，而辛勤劳动着。其中，也有在美帝发动侵略战争时被强追拉到南部去的一些人的家属，她們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，也和大家一起，积极劳动。女社員圣礼，也就是这样一个受到党的关怀，将家庭分离的仇恨記在美帝眼上的劳动积极分子。钻到农业社内部来的特务分子，为了破坏集体生产，用南下者家属这样一頂帽子，百般威胁她，打击她，中伤她。尽管敌人毒辣阴狠，但是党給了圣礼以力量，敌人的阴谋終于敗露。同时，被强拉到南部去的圣礼的丈夫，也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屈服，而是正在从事于反抗美帝的斗争。

电影剧本說明，朝鮮人民一定要反对美帝侵略，一定要实现祖国的和平統一的神圣斗争，是反动派的任何阴谋也阻挡不了的。

封面設計：安 玫



統一書號：10061·216

定 价： 0.33 元

炮声从远方不断传来。

一位怀抱婴儿（荣玉）的年轻妇女（圣礼），冒着鹅毛大雪，失神地朝江边跑去。

猛烈的江风卷走了她的头巾，头巾被刮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，但她似乎全不觉得……

被美伪军押向江边的年轻男人（英哲），不停地一再回头向后张望，吃力地想从奔来的那群妇女中，寻找出自己的亲人。

被美李匪军抓来的这批老百姓，像一捆捆行李似的，被硬塞在美军拖轮曳着的小木船上，他们正在高声地呼喊、吼叫着。

听到人们的喊叫声，年轻的妇女更是心急如焚，她抱着婴儿，一口气奔上了江岸的一座小丘。

她发现被押在木船上的男人，便放开喉咙凄厉地呼喊：

“喂——喂！”

木船上的英哲，找到了佇立在小丘上的妻子，他像

求救似的向前伸出了双臂，但漫长的、钉着“军事分界线”标桩的铁丝网，把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分隔开了。

字幕：

分界线上的乡村

字幕：

消灭美帝国主义！斩断分界线铁丝网！

初春。

广阔的田野上，晨雾迷蒙。

透过一动也不动的烟雾，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分界线铁丝网的一端。

清晨，四周静悄悄的。拖拉机的隆隆声由远而近。接着，一台，两台，三台……拖拉机冲开浓雾，驶入画面，打破了清晨的静寂。

拖拉机后面的铧犁，大块大块地翻动着铁丝网前面肥沃的土地。不久，拖拉机消失在晨雾中，只听见轟隆隆的响声。

江边小山上，雾气在慢慢消散。

弥漫在广阔的田野上的朝雾，也在逐渐隐退。

晨雾消散后，露出了分界线乡村的一排排新建的、宁静的房屋。

朝阳照射在红黑色的土地上，大地冒出了一团团白色的水蒸气，向空中袅袅升去。

圣礼的家。

一幢明净、光亮、雅致的朝鲜式瓦房。

荣玉（已十岁）正在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喂鸡。

荣玉的祖父——道俊站在一旁，一面准备搬运肥料的工具，一面十分鍾爱地望着荣玉。

圣礼做好了下地干活的准备，从厨房里走出。

“爹！我先走了。”

“好！我马上也走。”道俊回答说。

等着公公的圣礼，蹲在正在喂鸡的荣玉面前，一边替她把衣服穿整齐，一边叮嘱说：

“放学后，别在路上贪玩，要赶紧回家温习功课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快去吧！不早了！”说着，道俊把书包递给孙女。

“爷爷！我走啦。”

荣玉笑嘻嘻地向爷爷和妈妈行过礼，就一蹦一跳地向门外跑去，公媳二人望着她，脸上都不约而同地充满了幸福的微笑。

公路。

一早，鉉植驾着拖拉机从地里归来，口里哼着歌，

响亮的引擎声虽然掩盖了他的歌声，但可以看出，他的兴致很高。

拖拉机在扛着铁锹、向前走来的圣礼面前停了下来。

“全耕完了吗？”圣礼笑着问。

“全翻过一遍了。姐姐！你劳动搞得真好，都在称赞你呢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大家。”

“你撒谎。”

“真的。”

说着，铨植笑咪咪地重新开动拖拉机。

“饭桌已摆好在房间里了。”

铨植没有听见圣礼的话，他把拖拉机开向大道。

诊疗所。

诊疗所所长惠兰打开窗门，露出了面孔。当她看到铨植的拖拉机后，紧闭着的嘴唇边，立即泛起了微笑。

“铨植同志！什么时候到那里去？”

“下午。”铨植坐在拖拉机上笑嘻嘻地回答。

“那一道去吧！”

铨植笑着点头而过。

根明向管理委员会走去，看见他俩，心里不高兴。

惠兰见根明走到诊疗所前面，忙放下手中的扫帚，问，

“爹！您这么早就出来了？”

根明不理睬女儿的话，径直说：

“要说多少遍你才明白。婚姻大事，对方当然重要，但家庭情况也该考虑考虑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中断了话头，拿出烟抽起来。这时，惠兰轻轻绕到窗前，放下了窗帘。

根明边抽烟，边接着说：

“所以，你也不要太轻率……”

他想看看女儿的脸，但立即又掉转头去，因为在他的眼前，只有下垂的窗帘迎着晨风微微摆动。

“死丫头……”

根明啧啧地砸了砸舌头，向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走去。

水利维修工地。

金实和顺姬在彩旗缤纷的堤坝上，使劲推着手推车跑来跑去。

从一堆堆花岗石往下看，可以看见水利维修工地呈现出一片欢腾活跃的景象。

背着土块，快步如飞的民青盟员们。

在铁板上捣着混凝土的诚七和友三。

男女社员手拿铁锹，有节奏地合着悦耳、动听的渔郎打铃的拍子，正在高高兴兴地挖土。

所有的手都在敏捷地活动着，每个人脸上都充满着朝气。

圣礼也夹在人群中，带着轻快的微笑，用铁锹不停地挖着土。

这时，第五作业班班长承镇，鬼头鬼脑地来到了工地。他一到场，圣礼嘴边的微笑马上消失了，只默默地继续挖土。

正在另一边鏟土的真伊妈，看见这种情景，不由停住了手，不安地朝圣礼那边望去。

承镇走向圣礼，搭讪地：

“来！我也来挖两锹。”

承镇一到圣礼身旁，圣礼马上厌恶地转过身去，朝着另一个方向干活。

承镇见圣礼不理睬他，问道：

“圣礼同志，我昨天在会上说的话，你还不理解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说赶快统一了，就可以心情舒畅地、好好地生活，一心一意干活，这样的话怎么会是错了呢？”

“这就不好。只有统一了才能好好地过日子，这么说，那你岂不是对还没有统一的现在、对社会主义制度

感到不满吗？……”

“什么？不满？……”

“说话要当心，圣礼同志，你好像忘了自己是南下者家属啦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……”

圣礼吸泣着，眼眶里噙满了泪水。

郁积在心头的悲愤顿时涌了上来，她像是要找什么出口气似的，狠命地用镢子把湿漉漉的粘土，捣得噗噗直响。

另一边，顺粉见圣礼这样，便向承镇投过视线，相互一笑。

顺粉拿着铁锹，走到圣礼身旁，装模作样地、假惺惺地说道：

“要忍着点，虽然班长话说得有点过分，但他是根据原则说出来的话呀！”

圣礼像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似的，她一鼓作气地只顾向前挖土。镢尖在不停地向前移动。

天际的晚霞，把圣礼的脸映照得通红。

圣礼的一双眼睛，连眨也不眨一下，只盯着一上一下出入于土层的镢尖。

山路。

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，不知道在谈些什么话，谈得

那么有趣。一群群地涌上了水田的田埂，一路上嘻嘻哈哈，有说有笑。

他们之中，荣玉笑得最起劲，她笑了一阵，突然喊道：

“姨——！姨！”

接着，她离开同学们，撒腿向前跑去。

基层党委员长德礼，穿着外出的衣服，同真伊妈一道走来，听见荣玉的叫声，抬起了头。

听了真伊妈的话，德礼的脸曾一度显得阴沉，但当她看到蹦蹦跳跳跑来的侄女时，她的脸顿时开朗了，并含笑招呼荣玉。

荣玉跑得呼哧呼哧地直喘气。

她向德礼敬了个礼，抬头笑咪咪地望着她。

“好吗？”德礼问。

“好！”

“这给你。”

德礼把一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递给荣玉。

荣玉打开报纸一看，充满着稚气的双眼慢慢睁大了。

小脸笑得像一朵鲜花似的可爱。

一双黑色的新球鞋，使她感到很高兴。

“谢谢！”

荣玉急急地道过谢之后，便跑回自己同学那一边去了。

德礼和真伊妈爱惜地目送着小姑娘，随后又迈步向前。

“说是思想可疑？”德礼吃惊地问。

“作业班长讨厌南下者家属，不是很有名的吗？在昨晚的会议上，由于没有说和平统一，只说了统一，就和圣礼闹开了。哎！反正现在你学习结束回来了，这就好了。”

听了真伊妈的话，德礼陷入深思。

“还有……请把我调到别的班去吧！”

真伊妈终于说出了这种出乎意料之外的话，德礼不禁疑惑地抬起了头，两眼望着她问道：

“这又从何说起呢？”

真伊妈低着头，挪动了一下脚步，但随即又停下来，说：

“处境很为难，所以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含含糊糊地不再说下去了。德礼望着她，眼神变得复杂起来，她觉得真伊妈的这种唐突的要求，是很难予以满足的，不禁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顺粉的家。

承镇恶毒凶狠的眼睛盯着顺粉说：

“所以，你要想到自己的丈夫曾经参加过治安队，这边是不会信任你的。叫你做的事，得好好才干

是。”

承鎮坐在門檻上，注视着房間里的順粉，壓低語調，又繼續說：

“要使得所有的南下者家屬都在精神上感到苦悶，思念南方，這樣一來，農業生產就會搞垮，到秋天連一個子兒也分不到。你想想看，美軍臨走的時候，會白白把電話線埋設在河裡嗎？……”

“那又何必把電話線引到聖禮家去呢？”

“這是因為戰爭時期她家被火燒了，後來，那老头又在原地重建了房子。反正我們和開城的人已經聯絡上了，說是只要核對電話線的位置就行了。”

“可是，都已經十年了，電話線不會出問題嗎？……”

“出問題？哼！……”承鎮的眼裡，射出了陰險、狠毒的光。

江邊。夜。

黑暗中，承鎮一面觀察周圍的動靜，一面向前走去。

他站到一個地方，留意地察看着河底。

遠處傳來了狗吠聲，承鎮這才掉轉頭，急急向村里走去。

聖禮的家。

承鎮的拳頭，在咚咚地敲打着大門。

圣礼和荣玉躺在一起，听见打门声，圣礼睁眼坐了起来，见女儿踢掉了被子，就替她盖上了。

道俊在另一间自己的屋里睡觉，他也被吵醒了。

墙上的一架旧钟，指着两点已过。

承镇的头，又在敲打着另一家的大门，他大声喊道：

“阿志妈妮，起来吧！”

真伊妈刚醒，悄悄地打开了大门，承镇一看见她，马上就說：

“很晒吧！不过，还是克服一下，起来吧！”

一看见这张狡猾得令人呕心的脸，真伊妈就像碰见了什么倒楣事似的不高兴，她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，转身走进屋里去了。

承镇的头凶恶地捶打着这家或那家的大门，并高声喊道：

“全都快起来吧！”

小溪边。

又是一个烟雾迷蒙的清晨。

晨雾像轻烟似的笼罩在清澈见底的小溪上。

圣礼站在溪水中，一锤一锤地把鹅卵石装进放在岸边背架上的筐子里。一个男人正沿着水中的垫脚石跨过

去，他看见水里飘浮着一根支骨架用的支棍，就停下脚步，把它捞了起来。

男人拿着支棍，不停地向四处张望，他发现圣礼后，就走过去，把支棍递给了她。

圣礼接过支棍，脸上露出了抱歉的神情，谦逊地低下了头。

“一大早，辛苦了！”男人一面向圣礼打招呼，一面以信赖的眼光看着圣礼。

顺粉打着呵欠，无可奈何地向地里走去，突然，她的眼睛睁大了，紧盯着一个地方。

圣礼不正和一个男人肩并肩地沿着垫脚石涉水而过吗？……晨雾中，这两个逐渐远去的人，看起来很亲热。

顺粉见圣礼手指着一条路，并转过脸来面向那男人。这时，她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别有用心地一笑，走出了画面。

承镇的房。

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，但承镇仍然伸展着四肢，在房里呼噜呼噜地睡得正香。

“哎呀！还在睡觉吗？……”

顺粉推开拉门，笑嘻嘻地朝里望去。

“班长……”